

河洛春秋

豫西敌后抗战(3)

□ 记者 孙钦良



新安敌后抗战,不是硬拼,而是智取,颇有情趣——

铁门镇中“背死猪” 沙窝村边“埋老日”

新安县敌后抗战,曾有很著名的一战,那就是北岳(北冶乡境内)伏击战,我方用一个支队的兵力,伏击日军清水旅团400余人,重创日军,扬眉吐气。

但今天我们不讲此战,而要说新安老百姓抗日的故事。豫西百姓抗日,有这样两个特点:第一是见机行事,有把握就干,没把握就走;第二是用计杀敌,不用刀枪硬拼,显示出了智慧和勇气。

这第一个故事发生在铁门镇,名字叫“背死猪”。铁门镇地处新安县城西南,镇旁有座棋盘山,还有座凤凰山,两座山山口相向,好似铁铸的门户,锁住了秦汉古道,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1944年夏,日军占领该镇,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。

这个镇的柳河村,有一位开明绅士叫王永庆,他知书达理,扶危济困,在当地威望很高。他膝下有个女儿,16岁,在洛阳城内上中学,放暑假回来的路上,被日本兵抢到棋盘山上,100多个日本兵轮番奸污,7天后被赤条条地抬出据点,已被折磨得不像人样,奄奄一息了。

这件事传开后,引起极大的民愤,数千名群众抬着姑娘的尸体,在王永庆的带领下,在铁门镇游行示威。日军不予理睬,还布下重兵,架设了机枪。群众没有办法,只得抬着姑娘黯然退回。

事情就这样被搁置了下来,但这件事越传越远,整个新安县的人都在喊着要为姑娘报仇。后有群众代表20多人找到新安县武工队,说:“此仇若不报,枉为中国人,还不如碰死在棋盘山上算了!”但武工队只有100余人,硬拼不行,后经商量,他们制订了一个“背死猪”计划,打算悄悄下手,让鬼子吃“哑巴亏”。

啥叫“背死猪”?说来真叫绝:我方派出机警百姓,由武工队员掩护,事先在街巷拐弯处埋伏好,等日本兵走过时,突然从背后用绳索套住其脖子,使劲一拉,人脚悬空,无声无息,就给“背”死了。

当时,日本人在镇上有3个据点,相互间联络走动都需走一段路程,路七扭八拐,利于我方人员隐藏。我方潜伏的都是高个子,而日本兵个子都较矮,“背死猪”正相配!就这样我方连续背了3个月零4天,共背死了28头“猪”,日本人胆战心惊,不敢轻易出据点。可我方正背得过瘾时,日军战败投降了。当地老百姓恨恨地说:糟蹋姑娘的有100多个鬼子,我们才背死28头

“猪”!仇还没报完,鬼子欠的债多着呢!

这第二个故事发生在石井镇,叫“埋老日”,陈文献对此有专文记述:有个日军小队队长叫小野岗上。一天,他率领7个侦察兵,还有一个白翻译,沿黄河南岸往西边走,为日军指挥部选择驻地。

他们先看了胡庄、石渠村,觉得村子太小,驻不下部队。他们又来到沙窝村,问:“这叫什么村子?”村民答:“沙窝。”白翻译一听,拉长了脸。小野忙说:“您的解释!”他便写了“杀倭”二字,递给小野。小野认识中国字,一看是“杀倭”,大吃一惊,不便居住,因为中国人骂他们是“倭寇”。“八格牙路!”小野恼羞成怒,抽出指挥刀,本想发泄怒气,想想也挺无聊,只好扭头往回走。

走了一阵子,他拿出望远镜东看西瞧,发现山坡上有两个人,好像站岗的样子,他用指挥刀一指,鬼子兵端着枪,便往山坡上奔去。他们到跟前一看,是两个人坐在地上,各砍了一担干柴。小野举起刀吼道:“你们定是化了装的八路在此放哨,把手伸出来!”两个山民伸出手,上面全是被干柴划破的血口子,小野这才打消了怀疑。

白翻译瞪着眼问:“说!你们来这山坡干什么?”俩樵夫只好撒谎说:“下边有个金洞,我们想来碰碰运气。”白翻译一听说有“金洞”,顿时喜上眉梢,让他俩带路进洞里看看。他本想也跟进去,小野却摆摆手,怕洞内暗藏有八路。两个樵夫只好进去了,在

洞里商量:我们若拿不出金子,就是欺骗;我们若一直不出去,“老日”进来,咱们也活不成,真是进出两难。他们商量的结果是想把鬼子引进来再说。

他俩满头大汗地跑出来,说:“皇军福气大大的!我俩发现一个大石板,下边有个铁箱子,上边有锁,我俩抬不动,特来向皇军报告。”小野听说有个铁箱子抬不动,一定是黄金,他谅这两山民不敢当面说谎,便一挥挥手带头进去了。鬼子兵都想发财,钻进洞后到处乱走,一心一意找箱子,就把两个樵夫忘了。等他们都进去后,俩樵夫却把两担柴堵在洞口。

日本人东找西找,找不到铁箱子,知道上当了,来到洞口一看,见洞口已被堵住,那柴捆枝梢朝里,大头朝外,就像楔子一样,从洞内不能把柴捆拔掉,都急得嗷嗷叫。正在这时,山上陆续下来了十几个打柴人,一听说洞里有“老日”,都来了精神,赶紧搬来些大石头,死死堵住洞口。恰巧王石匠也路过这里,嘱咐说:要像放柴捆一样,把石头小头朝里,大头朝外,鬼子就别想扒开喽!

这不是被活埋了吗?鬼子越想越急,从里边向外开枪,打了一阵,把柴捆引着了,火带着烟,不一会儿鬼子就被全熏死在里面了。

事后,日军为了寻找这几个失踪的日本兵,到处搜查,终未找到。他们哪里知道——这些带着枪的蠢货,早被没带枪的老百姓活埋在“金洞”里了……



河洛春秋

洛阳曲剧往事(13)

□ 记者 孙钦良

“仙家娃”李九常 名小生冯兆禄

李九常:曲剧创始人之一,是一位必须载入曲剧史的老艺人。他1909年出生于汝阳县圣王台村,为了学戏,差点儿被活埋。

原来,李九常六七岁时就喜欢听曲子。圣王台村有姚氏三兄弟,都是唱曲子的能手,李九常总喜欢跟着人家,哼哼唧唧学唱戏。

起初,他的父亲没在意,还以为小孩子爱看热闹,就没干涉他。不料这孩子竟迷上了,十几岁时已学得像模像样,很像个“戏子”了——这还了得!他父亲是个绅士,自然容不得儿子干这行,于是心中大怒,动了家法,令人去地里挖了墓坑,把李九常拉过去,就要活埋他。

多亏有人报信,老太太(九常的祖母)知道后,坐上马车赶到地里,哭着说:“你要埋他,就把俺祖孙都埋了算了!”这才救了李九常一命。

虽说这次抗争胜利了,但父亲从此不再管他,骂他“大逆不道”,也不搭理他。挚爱艺术的李九常,反而从此获得了自由,16岁正式学艺,渐渐成名,唱红了汝阳,成为圣王台村农民同乐社的创始人之一。

他主要扮演女子,主攻旦角。他的扮相

非常俊俏,姿色照人,行腔讲究,做戏逼真,被观众誉为“仙家娃”。17岁时,他随同乐社到许昌五里堡演出,即引起观众广泛关注。后来,他接连演出《送茶》、《藏舟》、《杀惜》、《烂柯山》等一批花旦戏,一时间声名鹊起。

这一阶段是他演出的黄金期。接下来,关云龙约他到嵩县大章登台演出,又到伊川白沙与朱天水合班演出,还和洛阳大屯的朱六来、张五魁、朱双奇等合班到临汝演出。他们这伙年轻人有活力、有能力,敢与两台梆子戏和一台越调同时打擂,技压群芳,一胜到底。他们还被请到临汝县城的关爷庙、火神庙、钟鼓楼、南门口、州衙门演出,一演就是18天,观众人山人海,把“清官碑”都挤倒了。随后,他们又闯进洛阳极负盛名的“河南舞台”,再度演出成功,轰动了洛阳城。

李九常30岁时已经名噪豫西,20世纪40年代后享誉南阳、开封、西安、敦煌等地。而他对曲剧的贡献,是1926年年底到许昌五里堡演出时,应观众的要求,不在地上踩高跷,第一个走上高台表演,从而使洛阳曲子甩掉高跷,登上了台面,他为曲子戏

质的飞跃作出了贡献。

李九常的拿手好戏是《藏舟》、《杀惜》。他的演出绝技是演砸死动作时,双手紧拉衣袖,两臂伸直,脸色变深,两眼吊起,真如死人一般,故有“活死人”之称。李九常1989年病逝,德艺双馨,兼得高寿。

冯兆禄生于1913年,比李九常小几岁,他为唱戏多次遇险,一生非常坎坷。他是洛阳人,1934年拜孙三耀为师,初扮小旦,后扮青衣,终改生行。他扮相俊美,嗓音脆亮,有领导能力,是一位领军人物。

1936年秋,他随师父随军演出,演到汉中,轰动城乡,但演出期间,颠沛流离,生活困顿,军中有一个洛阳火夫同情他,让他换上便衣逃回洛阳。1939年麦收后,他随戏班到外地巡演,再次遇到险情:在过汝河时,至中流,船破欲沉,一船人都快吓死了,多亏船老大技术高超,才转危为安。他们渡河,到舞阳,返回时一路演到新郑,途中又被蒋军抓壮丁补兵额,多亏一名军官也爱曲剧,让他好一番演唱,才把他放了。

多次遇险,他不再轻易外出了,只在洛阳城内河南舞台演出,偶尔也到近郊演出,

断断续续,勉强糊口。

1948年洛阳解放,他的曲剧班仍在河南舞台演出,他被选为曲剧代表,参加了市旧剧改造委员会,很快排出《闹渭州》,这是解放后曲剧的第一个新戏。

次年,曲剧班改名为农民曲剧社,他任社长,改编上演《小二黑结婚》、《战金山》、《借红灯》等,并在剧中担纲主要角色。全市艺人成立联合会,推选他为主席。后来,女演员渐渐多了,他于是改演小生。

1951年秋,他参加中南区会演,在《贫郎恨》中饰王二,该剧获优秀节目奖。1954年春,他和马德山、王振东组成导演组排演《屈原》,从唱腔、表演到服装、道具都进行革新,取得巨大成功。他善于接受新事物,1978年到洛阳市戏校任教。先生亦高寿,数年前才离世……



副刊

投稿:zhout9461@sina.com
电话:65233686